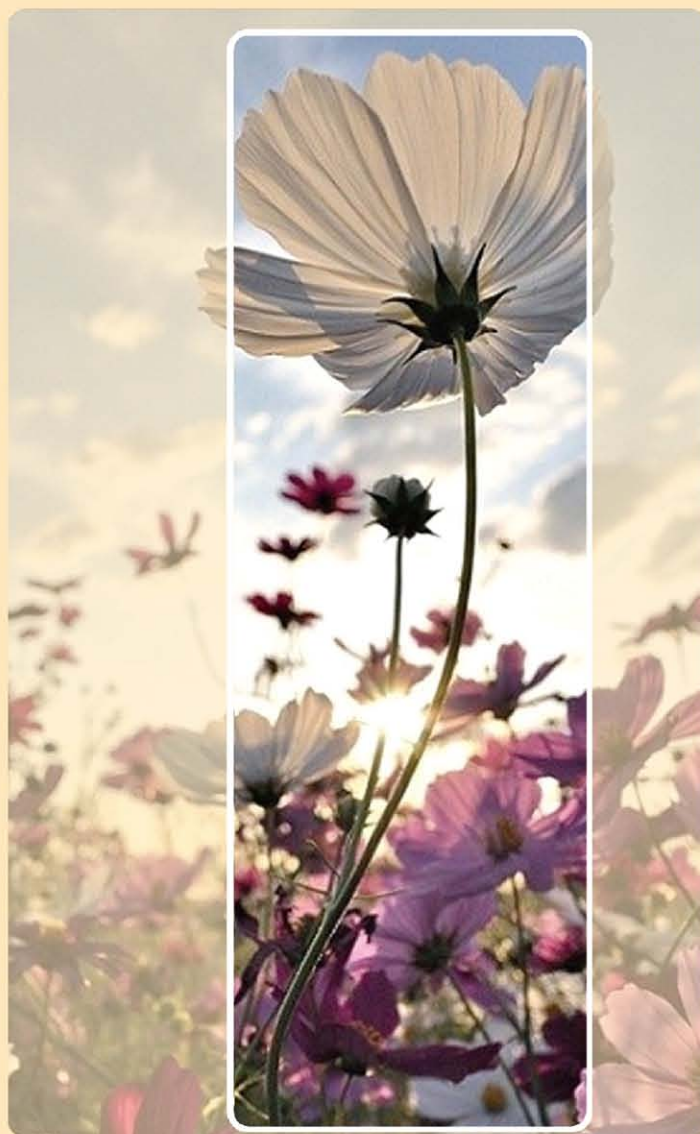


冰冷的网线时代
温暖的心灵鸡汤

芦雪雁
著

给点阳光， 我便灿烂



一个后知后觉的女主，一个温润如玉的男神，
你用温柔做了若无其事的伪装，我却已深陷你的眼眸中。
酸涩的青春岁月，一场刻骨铭心的暗恋。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雁芦雪

原名陈慧燕，中学语文教师，浙江省作协成员，已出版有古代言情小说《夫水难收》《惊宫之变》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给点阳光，我便灿烂 / 雁芦雪著. —北京：中国
华侨出版社，2015. 10
ISBN 978-7-5113-5727-4
I. ①给… II. ①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7605 号

给点阳光，我便灿烂

著 者/雁芦雪
策划编辑/周耿茜
责任编辑/文 蕾
责任校对/王京燕
封面设计/一个人·设计
经 销/新华书店
开 本/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/9.5 字数/200 千字
印 刷/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/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5727-4
定 价/28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：100028
法律顾问：陈鹰律师事务所
编辑部：(010) 64443056 64443979
发行部：(010) 64443051 传真：(010) 64439708
网 址：www.oveaschin.com
[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](mailto:oveaschin@sina.com)

目录

第 一 章	暗恋，未曾出口	\1
第 二 章	滢滢，让我爱你	\10
第 三 章	决裂，无家可归	\20
第 四 章	收留，温情淡淡	\29
第 五 章	保护，听见心跳	\38
第 六 章	同桌，从天而降	\47
第 七 章	高考，父亲入狱	\56
第 八 章	大学，崭新开始	\67
第 九 章	弟弟，母亲托付	\75
第 十 章	谣言，病毒无敌	\84
第十一章	筹款，天阳消息	\91
第十二章	情变，原来如此	\99
第十三章	真相，如此温暖	\108
尾声		\117

第一章 暗恋， 未曾出口

苏灿灿终于做完了作业。

一进入高三，这日子就不是人过的了。双休日变成了单休日不说，难得一个单休日，也基本上贡献给了作业。老师们只恐学生有一分钟的休息时间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……各科的作业，没有最多，只有更多。

苏灿灿懒懒地伸了伸胳膊，扭了扭脑袋，揉了揉眼睛，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。

最新配置的电脑，开机速度飞快。登录QQ，点开好友王滢的头像，得意扬扬地输入：“我做完作业了，你做完没？”

“早做完了。在等着你呢，我以为，今天数学的最后一题你肯定不会，所以在等着你求助呢！”在这句话的后面，是一个非常讨打的笑脸。

“去你的!!!!”苏灿灿怒不可遏，打了一串感叹号。

想想还不够，就再发一个愤怒的表情，在自己的头顶上冒出了一朵大大的火焰。

王滢回了一个笑脸，上面的一颗大牙掉下去又长出来，长出来又掉下去。

然后王滢发了一句话。

“今天我又看见慕雪儿给超然发传单了。”

“发传单？你确定？”

王滢说的“发传单”不是普通的发传单，是指对方给梁超然送情书。梁超然高大帅气，单恋他的女生真不少。不过在王滢与苏灿灿强力封杀下，再动人的情书也只能落得与传单一样的下场，所以王滢就将情书称为“传单”。

“我确定。一周以来已经是第四次了，超然都不理她还非要硬凑上来。她还抢过超然的手机，将自己的号码给输进去。你说怎么办？”

“成。等下咱们将她的手机号码贴上布告栏。”苏灿灿咬着牙打字，“咱非叫她换号码不可！”

梁超然是苏灿灿的“跟班”，或者说，梁超然是苏灿灿与王滢两个人的“跟班”。

同在县委家属大院里长大，后来又搬到同一个小区居住，苏灿灿、王滢与梁超然从小感情不同寻常。小学阶段，苏灿灿同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尤其是在打架技巧方面，不但压了身为普通女孩的王滢一头，就连身为男孩的梁超然也被压得死死的。于是苏灿灿同学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姐头。性格比较内向的梁超然同学在苏灿灿同学的“淫威”之下，毕恭毕敬、俯首帖耳，尽心尽力地完美演绎了“跟班”这一角色。别说翻身农奴把歌唱了，就是偶尔伸出小爪子露露峥嵘也做不到。当然，也可以换一种说法，有道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在苏灿灿同学这只老母鸡的保护下，王滢同学与梁超然同学再也不用担心被其他同学欺负，所以王滢同学与梁超然同学，也算是乐在其中。

到了初中之后，梁超然渐渐长大，成绩与个子一起上来了，性格也开朗了许多，再加上清秀的五官，于是就成了女生们狂追的对象。于是苏灿灿义不容辞，又担当起护草使者的职责——拿着梁妈妈“不许早恋”的鸡毛，对那些敢给梁超然发“传单”的女生们一路追杀。

当然，粗枝大叶的苏灿灿，向来是后知后觉的，情报工作向来不行，这个还需要王滢在一边协助。

“但是，灿灿啊，你不觉得这样做，对超然太残忍了吗？”王滢打字速度飞快，显得没心没肺，“你是19岁的老姑娘了，我与超然也18了啊18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还这么坚决地扼杀超然恋爱的权利，你不应该啊。”

苏灿灿愣了一愣。才打了一个省略号，王滢又发了消息过来：“灿灿啊，你不觉得咱们这样做，是扼杀人权吗？不但扼杀慕雪儿的人权，也扼杀了超然的人权啊。”

苏灿灿目瞪口呆地看着王滢在刷屏。

王滢的字号设计成 18 号，极大。没几个字就刷满一屏幕。苏灿灿只觉得头昏眼花。

火大了，苏灿灿直接开通语音，对王滢吼过去：“滢滢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”

“没啥啦。”王滢的声音慢悠悠的，显然是气定神闲、智珠在握：“灿灿啊，最近我看了一些关于心理学的书，都说 18 岁是恋爱的年纪啦。我想呢，咱们和超然都大了，也该恋爱了。所以我想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超然啊，就咱们俩内部消化吧。你反正是打算谈恋爱的，那我明天就找超然表白去了啊，你可不要追杀我啊。”

一个雷声在苏灿灿头顶上炸响，苏灿灿头晕目眩两眼无光。头脑中又像是中了一种超级病毒，苏灿灿不大的硬盘全数被“超然”两个字塞满。

苏灿灿险些“死机”。

片刻之后她才气若游丝地说道：“嗯，你如果真的喜欢超然，那就去做吧。”

意兴索然，苏灿灿打算关机。

“你可要祝福我们啊。”王滢又改用打字，貌似她很喜欢刷屏的感觉，“我先找找超然，试试谈恋爱的感觉。如果感觉不错，那就继续谈下去。如果不行，那就分手，到时候你不许追杀我……”

一个逗号一行，满屏幕的字在跳，在飞，在舞蹈。像漫天的萤火虫像苏灿灿扑过来。

不，那不像是漫天的萤火虫，那像是漫天的火把，耀花了苏灿灿的眼睛，又像是漫天的雪花从屏幕里飞出来，让苏灿灿的心一瞬间有些冰凉。

苏灿灿手在发软，实在发不出声音。但是看到最后一行，却不知从哪里来的气力，她直接敲了两个字回去：“你敢！”

似乎觉得两个字一个感叹号力度不够，苏灿灿又打了一堆感叹号上去。

然后王滢就发了一堆省略号上来。

王滢继续打字：“你也知道，高中生谈恋爱多半是没结果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抛弃了最美丽的过程是不是？如果感觉不对就分手，那是实话实说，灿灿，你不能因此就生气。男人如衣服，姐妹如手足，咱们是好姐妹，是不是？”

苏灿灿头痛欲裂，直接吼道：“你敢！”

“有什么不敢的啊。灿灿啊，如果你看上了超然呢，就直接告诉妹妹我啦，妹妹我坚决为你鼓掌为你加油。如果你看不上呢，我就上了，反正就一个原则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！”

“超然不是肥水！”

“超然当然不是肥水，超然是一块肥肉，被无数色狼觊觎。灿灿啊，再好的肥肉，也要吃进你的肚子里才算是一块好肥肉。要不，这样吧，咱们 pk，摆个比武招亲的擂台，谁赢谁去向超然求爱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真的是在胡闹！”苏灿灿发出这三个字，手指头竟然有些发酸，发软。但是鼠标却对准了游戏图标——

QQ 闪啊闪，王滢又在絮絮叨叨：“灿灿啊，我错了，我口误，我选错了 PK 方式，游戏里你 34 级我 18 级，我实在没有取胜的希望啊。要不，咱们另外选个方式 PK 一下？比如比赛一下网聊速度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在这个对话框里码字，等一分钟看看谁说的话多谁获胜，好不好？我可真的不愿意将超然让给你，超然与你，那真的是极乐鸟配雄孔雀，帅得一塌糊涂啊……”

苏灿灿的嘴角勾起了笑容。一种软软的感动在心中弥散开来，她已经知道王滢这么做的原因了。

没有理睬王滢，她很郑重地在对话框里打下三个字：谢谢你。

那边王滢停止了刷屏。

片刻之后，话筒边，王滢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灿灿。”

她的声音很郑重。

苏灿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。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王滢的声音继续：“既然喜欢他，那就将这些都捅破吧。我为你加油，真的。”

然后，王滢的头像迅速灰了。

苏灿灿看着面前的对话框，一种轻柔的温暖迅速将她整个心脏都包围起来，指尖轻轻地在对话框上抚过，她的眼睛里已经是满含着泪水。

父亲苏明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来：“好了，灿灿，咱们去江南春酒楼吃饭去！给你庆功！”

在刚刚过去的月考中，苏灿灿考了年级第 34 名。

苏灿灿上的高中是本市最好的高中。前 50 名已经是极优秀的成绩。只要高考的时候正常发挥，一个重点是逃不了。

母亲李明岚大喜，拿着苏灿灿的成绩单在小区里炫耀了许多回。又去江南春酒楼订了一桌子菜，一家三口定在今天给苏灿灿开了一个小型的庆功宴。

苏明德一边喷着酒气，一边拿牙签来剔牙，向苏灿灿许诺：“好好读，继续进步！只要能考上重点！你爸爸还有些钱，去给你买两套房子做嫁妆！”

李明岚忍不住笑：“你那点钱，将来不都是留给女儿的吗。说什么嫁妆不嫁妆。喂，你还有钱买房子？”

苏明德确实醉了，趴在桌子上，呼噜呼噜睡觉了。

看着父母脸上那灿烂的春光，苏灿灿的心也醉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连空气里都浸透着幸福的芬芳。

周日下午返校，因为晚上 6 点半要上晚自习。返校路上，苏灿灿与王滢还要做一件大事。在布告栏上贴电话号码。

“你们两个在做什么？不许乱张贴小广告！”后面蓦然传来一声尖利的大叫，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冲了过来。

老当益壮，虎虎生威。

苏灿灿和王滢对望了一眼，撒腿就跑。两个人很默契地一左一右，朝着两个方向跑。

老大妈迟疑了一下，放弃王滢，专追苏灿灿。

苏灿灿沿着围墙跑了一阵，很快就找到了一段比较低矮的围墙。这是学校众所周知的秘密，几乎所有想要逃学打游戏的男生，都从这里出去。

围墙下面有一堆断砖，那是男生们从各地搜集过来的。聚沙成塔，集腋成裘，人多力量大，这里的断砖就渐渐形成了规模。围墙顶上的玻璃碴子，也已经被细心的男生给弄平整。

围墙上刷着几个大字：“严禁攀爬、注意安全”。

苏灿灿曾对 8 个大字进行了精辟的点评：“看着这个，我心中真的充满温馨。上面的 8 个大字，足以说明学校领导是知道这个爬墙点的，但是还是很通人性地提醒我们‘注意安全’。”

只要爬进围墙里，那大妈就不能逮住自己。苏灿灿将书包往围墙里一甩，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，对着断砖一跃而上，抓住了围墙顶，身子一翻，就爬上了围墙。

伊人已上围墙去，此地空余几块砖。

管卫生的老大妈骂骂咧咧，看着苏灿灿无比潇洒的背影，无奈叹息。苏灿灿就笑了。

事实证明，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美的，苏灿灿不该笑得太早。

乐极生悲。

潇洒地跃下围墙时，苏灿灿听见“刺啦”一声。

苏灿灿的裤子撕破了。

现在人安全了，可是苏灿灿的裤子破了。

苏灿灿发了整整一分钟的呆。后面是围墙，前面是梧桐树林。这个地方是冷僻，但是再

过一阵，天黑下来，这里将迎来无数爬墙的男生。怎么办？

苏灿灿手忙脚乱地摸出手机。还好，手机没丢。给王滢打电话，谁知那家伙竟然关机。没办法，苏灿灿只能打给梁超然。已经6点，梁超然应该到校了。

梁超然没有关机。可是接通了电话，苏灿灿又不知该说什么。只听见那边传来超然清朗的声音：“灿灿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苏灿灿努力吸了吸鼻子，然后很镇定地说：“超然，你知道不？学校西边有一段围墙，比寻常地方矮一点，我在那儿附近。你过来，将你的长风衣带来，好不好？”

“长风衣？”梁超然疑惑了，“带长风衣去那边做什么？灿灿，马上高考了，你可不能爬墙出去玩，你得多看点书了。”

“我不爬墙出去玩！”苏灿灿听他絮絮叨叨，忍不住打算抓狂，“我只要风衣，我只要风衣！能盖住屁股的风衣！你听明白了没？”

“听明白了。”梁超然后面一句话让苏灿灿崩溃成一团烂泥，“可是，我的风衣洗了，现在还在干洗店里，要周末才能去拿回来！”

“那……你去借！借一件风衣回来……我只要风衣，大衣也成……”说到后面，苏灿灿声音里已经带着哭腔。

“风衣？”梁超然重复了一句，终于福至心灵，恍然大悟地来了一句：“你爬墙，将裤子给勾破了？”

苏灿灿捂住脸，不敢搭腔。各种混乱各种崩溃纷至沓来。

话筒里隐隐约约传来其他人的笑声，有说“超然，你家灿灿真够剽悍”的。那是超然的死党，张扬。张扬的成绩也极其出色，与梁超然不相上下，也是能争夺全校第一名宝座的人物。张扬与梁超然同住一个寝室，还是苏灿灿的同桌。不过苏灿灿向来以男人婆的形象示人，每次与张扬说话，没上三句就抬高嗓子抢白，所以张扬对苏灿灿，向来是敬而远之。

只是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张扬的嘴边听到了这么一句话。

苏灿灿心中暗恨梁超然没脑子，一边却又想着张扬那句“你家灿灿”。喜怒忧惧一起上来，于是系统混乱，险些死机。

在苏灿灿险些望穿的秋水里，梁超然终于来了。

在烟水一般的暮色里，在有些寒意的风里，梁超然略略单薄的身影，就像一幅山水画。他的眉眼很清秀，眉宇之间隐藏着几分倔强的执着。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斜斜的太阳从他身后照过来，在他的脸上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，嘴唇上几根细细的绒毛也就显得异常柔嫩可爱。

手肘上搭着一件风衣。那露出来的手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分明。

梁超然将手递到苏灿灿跟前：“给你，风衣。”

不知怎么的，苏灿灿竟然有几分慌乱。伸手接过风衣，指尖却碰在他的手指上。

触手微凉。

苏灿灿的手指尖微微一颤，风衣就飘落下来。

苏灿灿的脸就红了，急忙躬身去捡。梁超然也蹲下身子，伸手去抓。

宽大的手掌盖住了小小的手背。

一种温暖的摩挲。

苏灿灿的手上一硬。

梁超然手上也是一僵。

苏灿灿慌乱地抬起眼睛来，就看见梁超然的脖颈。天气还是非常寒冷，梁超然却没有穿高领衣服，围巾也只是虚虚挂着，露出了喉结上一片白皙的皮肤。那白皙的皮肤微微有些发红，有几个毛孔，大约因为受寒的缘故，微微有些暴起。

莫名其妙地，苏灿灿就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有些冷……”

这话很突兀。

梁超然略怔了怔，手就停在那里，片刻才说：“出来慌忙了……”

周围的空气似乎有些燥热了。

然后这些燥热都如潮水一般退去。

苏灿灿猛然想起自己的屁股上的裂缝。方才这么一蹲……苏灿灿一声尖叫，腾地站起，抓住衣服就往身上披。梁超然慌忙转过身去，说道：“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……”

苏灿灿相信超然说的是真的，因为苏灿灿一直背对着围墙。只是苏灿灿依然感到了危险，于是面红耳赤，不敢接嘴。只是手忙脚乱地套袖子，但是越忙越找不到袖子口。

梁超然就说：“我先走了，去上课了。”就大步往前面走，那急急匆匆的样子，竟然无端端地让苏灿灿有些受伤。苏灿灿摸摸自己的脸蛋，为自己默哀三秒钟，自己的外貌虽然不算倾国倾城，但是好像也不算恐龙。

可是在这一刻，苏灿灿无比怀疑自己是恐龙。

苏灿灿相信王滢的话了，她曾很诗人很哲理地向苏灿灿叹息：“恋爱中的女人总是缺乏自信。”

夜色浓重起来了，风很轻。两人一前一后，走出树林。

身上裹着梁超然的大衣，鼻尖就嗅到了浓重的男孩气息。衣服很温暖，似乎还留着超然的温度。

春风很轻也很温柔。很温柔的春风，带来了远处花儿开放的馨香。

一种温暖的摩擦，紧紧地包裹着苏灿灿的身体，也紧紧地包裹着苏灿灿的笑容。

一种温柔的甜蜜，以心脏为圆点，向四周散发，与风衣所带来的温暖互相碰撞，形成了一种新的热度。

苏灿灿低下头，脸上蓦然飞起红潮。

苏灿灿不知道为什么要脸红。

就在这时，不远处来了一束刺眼的闪电，接着是一声怒喝：“站住！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来的是“灭绝师太”。

苏灿灿很后悔今天出门不看黄历，所以接连遭遇不利。

两人被安排在“灭绝师太”的办公室里。

“灭绝师太”何许人也？乃是学校的政教主任，姓花。政教主任平时没啥课务，她最喜欢做的就是拿了手电筒满围墙乱转，然后做些棒打鸳鸯之类的恶心的事儿，并乐此不疲。

当手电筒照到苏灿灿脸上的时候，苏灿灿心中才有些恍然大悟的冰凉。难怪已经到了爬围墙的高峰时段，这里还不见人影呢，原来是学校的爬墙高手们，都得到了“灭绝师太”要查校园的消息。

只是悲催的苏灿灿，带累了无辜的梁超然。

梁超然本来是可以跑的，可是他看着苏灿灿被“灭绝师太”揪住，于是就很仗义地转身回来。

说实话，看见他转身回来的一瞬间，苏灿灿既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，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窃喜。就像是远山上的一缕峦气，似有若无，轻轻地苏灿灿的心缠住。

跟着“灭绝师太”去办公室的那几步路，苏灿灿就像是走在云端里。

“给我说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”“灭绝师太”拍着桌子，满脸都是愤怒，“你与我说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裹着男生的大衣？赶紧脱下来！你还继续裹着男生的衣服？脱下来，你不怕丢脸？你们在树林里究竟在做什么，你是女孩子家，你要自爱知道不知道？你不说话？你是女孩子啊！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你说啊……”

公正地评价一句，“灭绝师太”的骂人言语不算难听，但是她有一个长处，就是能将几句

话不断地重复，造成了与复读机一般的效果，让人头昏脑涨只想将它关机又偏生不能关机。

于是头昏脑涨之下，无数学生就莫名其妙地向“灭绝师太”举手投降。

于是学生们就有了一种错觉，那就是“灭绝师太”口才极好，即便是江河也会因她断流，顽石也会因她点头。

怎么说？苏灿灿知道“灭绝师太”是误会了，苏灿灿与超然之间的关系，比那刚刚格式化过的硬盘还要干净。苏灿灿是有些念想，但是这个念想还没有来得及冒芽呢。

可是解释了，“灭绝师太”会听吗？“灭绝师太”的最擅长的本事，就是自以为是，不会让人解释。

再说了，苏灿灿也不愿意将风衣脱下来，露出屁股上的一道裂缝。

可是纯洁的超然，依然试图解释：“花老师，我们没有谈恋爱。不是你想的那样……”

“你们没有谈恋爱？没有谈恋爱两个人偷偷跑到树林里去讨论数学问题？讨论语文问题？还是讨论外语问题？你没有谈恋爱，有话不会在教室里说？梁超然，我认得你，上学期期末，你考了年级段第三名是不是？你是好学生，现在已经是高三了，你得好好学习，你不能被这个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灭绝师太”已经给苏灿灿定罪了，苏灿灿有气无力地报告名字：“我叫苏灿灿。”

“灭绝师太”点头，又看着梁超然：“你是好学生啊你是好学生！你得努力学习，明年考上好的大学！你这么好的基础，如果考不上那几个重点，丢的是我们学校的脸，你知道不？考上好的大学才能有好的前途，你也知道，我也不用啰唆，现在到社会上找工作，人家都要看你的文凭！从现在开始，不管苏灿灿怎么找你，你都要记住，现在学习最紧要！”

梁超然依然无力地解释：“花老师，不是这样的。是灿灿的裤子破了……”

他说出来了。这个傻瓜！苏灿灿无力地呻吟了一声，瘫软在桌子上，就像一根下了锅的面条。

“裤子破了？你们居然将裤子都扯破了！”“灭绝师太”气得发抖了，“这是校园，这是校园，这是校园！你们……我不说了，我请你们家长来，让家长来说！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去抓桌子上的电话筒，“你们家里什么电话号码，报上来！我只能请家长了，现在的学生啊……”

苏灿灿当然不肯给。看着苏灿灿坚持不给，梁超然也不给。

“灭绝师太”将两人留在办公室里，将门给锁上，去找他们的班主任要电话号码去了。

苏灿灿和梁超然坐在椅子上，面面相觑。梁超然终于扯出一个苦笑：“没事，灿灿……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干吗要去爬墙？”

苏灿灿继续翻白眼：“我不告诉你。”却蓦然想起他坚持不懈向“灭绝师太”解释“我们没有谈恋爱”的情景来，心中蓦然笼上了一层云翳。

我能告诉他，我是为了他去追杀情敌而被管卫生的老大妈追了吗？

当然不能说。

于是苏灿灿保持沉默。

梁超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正要说话，却见头上的日光灯一闪。接着，灯灭了。

整个校园的灯都灭了。

停电了？

短暂的不适应之后，苏灿灿看见了窗外的月光，如牛奶一般流泻了一地。窗户前的梁超然棱角分明，如同剪影。

看着那个剪影，苏灿灿的心，软软地有些欢喜。却听见外面各种杂乱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尖叫声，脚步声，还有老师的声音：“别慌，别乱，大家排队有序……”

苏灿灿舔了舔嘴唇，嘶声问道：“失火了？”心却一瞬间变得冰凉。

失火了！

梁超然点头，前去拉门。可是门却被严密锁了，教导主任办公室的门锁可是不同一般，不但要防贼，还要防着里面的学生跑出去！

鼻子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烟味，梁超然身子一震，连忙去将窗户关严实了。转身告诉苏灿灿：“不用担心，也许过一阵就好了，不知花老师的办公室里有没有水？”

外面嘈杂依旧。银白色的月光下，少年忙乱的身影，在苏灿灿的视界中逐步扩大，然后充斥着整个视屏。

各种慌乱像奔忙的马群奔腾而来，奔腾而去。喧嚣过后的原野特别安静，慌乱过后的心情，当然也特别平静。

苏灿灿伸手，从后面搂住了他。

超然的后背有片刻僵硬，随即松软了下来。他就保持着这样一个姿势，让苏灿灿抱着。

苏灿灿闻着他脖子上留着的洗发水的清香，用脸颊摩挲着他脖子上的肌肤。

他的肌肤是如此温暖，带着让人安定的力量。他脖子上的肌肤略略有些凸起，随即平顺下来。苏灿灿听见他的呼吸，由急促转向悠长。

梁超然的心跳，与苏灿灿的心跳。慢慢合成了一个频率。他的心跳不再紧张，她的心跳也不再忙乱，苏灿灿就这么偏着头，感受着那心跳的节奏。周围的喧嚣如轻烟一般在耳膜外袅袅消散，苏灿灿的心，平静得像是远古的荒原。

外面也许会烧起来，也许不会烧起来。我们俩也许会被烧死，也许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这当口，我还惊慌什么呢，我有什么好惊慌的呢？——苏灿灿想着，心中藏着隐隐的欢喜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。超然轻轻挣开，转身，拉住苏灿灿的手来到椅子旁边，说道：“灿灿，放心，没事，你先坐着，我看见那边有热水瓶，那边还有毛巾。”他的声音很稳定，稳定里带着让人迷醉的力量。

苏灿灿只是点头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他忙碌。

银白色的月光，银白色的剪影。

一瞬之间，苏灿灿真的希望，这个世界，能黑暗到天长地久。

苏灿灿张了张嘴，想要说出那句在肚子里转了几千遍的话。那句话就像是一股温暖的泉，已经滋润了苏灿灿很久；但是等真的张嘴了，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。

说出来，那种甜美或许就会离我而去……

苏灿灿有些患得患失地想。

然后，灯突然亮了。与之前突如其来地陷入黑暗一般，这个世界突如其来地变明亮了。

一种淡淡的怅惘就像是烟雾一般，将苏灿灿的心笼罩住了；随即又有了松一口气的欣喜。灯亮了，那句话，没有机会说了。

校园内外的喧嚣声都已褪去，门口传来脚步声，然后是妈妈愤怒的声音：“你差点将我们孩子给烧死了是不是？我孩子谈恋爱不会死人，你将她与超然反锁在屋里，却差点死人！幸好没起大火……否则我与你没完！”

又听见梁妈妈安静的声音：“算了，明岚。没有起大火……”

苏灿灿的妈妈李明岚，声音依然是愤愤的：“我女儿18岁了，成年了！哪条法律规定我们孩子不能谈恋爱？再说了，超然这么优秀的男孩子，我女儿真的去追求超然，我高兴都还来不及！花老师，我告诉你，今后我们孩子的事儿，你少管！”

苏灿灿浑身冷汗，将头埋进手掌里，作鸵鸟状。

苏灿灿听见梁超然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就像是一个不大严实的水龙头开关一般，虽然关上了，却还在滴答滴答地漏水；梁超然虽然努力忍着笑，却依然不可避免地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

听见奇怪的声音，苏灿灿又愤怒了，凶神恶煞地看着他，说道：“不许笑！”

梁超然忙牢牢地咬着自己的嘴唇，做害怕状。

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苏灿灿倒是憋不住了。

门锁开了。打败了教导主任为孩子争得恋爱权利的梁妈妈与苏妈妈，得意扬扬、趾高气扬地进来，教导主任就在后面，毕恭毕敬。

今天闹了一场失火风波，学校已经没法继续进行自习。所以允许学生回家，前提是必须有家长前来带领。一群人又去了学生宿舍，苏灿灿换了件裤子，顺路将王滢叫了出来。一群人坐上了梁妈妈的新车，离开了校园。

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，三人现在还住在同一个小区。

两位妈妈都没问什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更让苏灿灿觉得，车子的气氛平静得让人有些恐惧。苏灿灿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却看见边上梁超然那似笑非笑的目光。

苏灿灿狠狠地刺了他一眼，目光铮亮。

梁超然举手做投降状。

王滢努力捂嘴，不让自己笑出声音来。

苏灿灿所想不差，车厢里的平静是暂时的。一进家门，李明岚就原形毕露。甚至还来不及打开门，李明岚就迫不及待地问苏灿灿：“你果然与超然谈恋爱了？超然甚至将你的裤子也扯破了？”

什么与什么啊。我是打算追求超然，可是我还没有开始好不好。苏灿灿捂脸，气若游丝地告诉妈妈：“没。我裤子裂开了，就叫超然给我送一件大衣来，好遮遮丑。没想到闹出偌大风波。妈妈，你要相信你女儿，你女儿绝对不是不自爱的人。”

听罢，李明岚的劝告如三峡之水，惊涛骇浪连续不断，苏灿灿被淹得差点窒息。

正当这时候，门铃响起。苏灿灿如逢大赦一般，一跃而起，笑着说道：“老爸回家了！”前去开门。

门口不是老爸。门口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。领头的一人，将一张纸片递到苏灿灿面前：“我们是纪委的，来调查苏明德同志的经济问题。这是搜查证。”

边上还有两个社区大妈。

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却像是电脑上的一个“格式化”的指令。

苏灿灿这台电脑，一瞬之间空白了。

李明岚瘫倒在地上。苏灿灿机械地走上去，扶着母亲。

李明岚的眼睛渐渐聚焦，终于看见女儿了，猛然之间搂住女儿，大声哭起来：“对不对，灿灿，不对的，你爸爸的钱都是我管的，家里也就这么一套房子，哪里来多余的钱？他不可能有经济问题的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”

苏灿灿反手将妈妈抱住，眼泪扑簌簌落下，哽咽说道：“妈妈，你放心，爸爸绝对没有经济问题的，绝对没有！”

但是苏灿灿的心，还是一点点地沉下去了，落进不见底的黑暗里……

苏灿灿记得，那天的家宴，父亲多喝了几杯酒后的那句话。

父亲说，要给自己多买两套房子做嫁妆。

父母都是领工资的，虽然生活安定，但是也发不了大财。

父亲那些话，只是醉了之后的胡说八道吗？

苏灿灿不知道。

母亲掌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，照理说钱都在母亲手里。父亲到底有没有瞒着母亲做些什么？苏灿灿不知道。

她只能搂着母亲，忍住眼泪，温和安慰：“母亲，你放心，爸爸会没事的……会没事的！”

她像复读机一般地重复着“会没事的”，只是那复读机似乎有些接触不良，声音有些艰涩。苏灿灿觉得这个声音反而会加重母亲心中的不安，就不说了。

没脑子的苏灿灿，在一瞬间似乎长大了。

穿制服的人终于都走光了。纪委的人很客气，但是再客气的搜查也将屋子搞得一片狼藉。李明岚惶急地到处打电话，然后出去了。苏灿灿一个人留在屋子里。

外面是黑沉沉的夜。苏灿灿将屋子里所有的灯都开了。

王滢打了电话过来，说了很多没味道的话。那些话虽然没有味道，却像是一点微弱的火，在苏灿灿那阴暗的心里点出了一寸方圆的光亮。

王滢又说：“本来想要来陪你，只是妈妈不肯。”

苏灿灿笑着说道：“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哭？担心我跳楼？放心，我没这么脆弱的。”

王滢挂了电话，苏灿灿又等了好久。已经是深夜 12 点，梁超然没有打电话过来。

第二章 滢滢，让我爱你

上课，下课，晚自习，住宿舍。日子平稳地过去，就像是一条平静的河流，没有泛起半点波纹。

下课的时候，王滢依然会凑过来，与苏灿灿一起说笑。梁超然也依然给两人讲解题目，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。苏灿灿的笑容依然灿烂，那是彪悍的苏灿灿，做惯了大姐大的苏灿灿，在同学面前，绝对不会表露半分心事。

只是苏灿灿的成绩还是不可避免地滑落下去了。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，苏灿灿已经掉到了年级段第 323 名。梁超然依然高居前 5，王滢也冒上了前 50。

班主任老师找苏灿灿谈话，言辞委婉，让苏灿灿好好处理个人感情与学习之间的关系。

周六下午，父亲终于回家了。苏明德显得有几分疲惫，却也有几分轻松，说：“位置要换，要到大青县去工作了。”

李明岚笑着说道：“换个清水衙门也好，免得整日在风口浪尖里。”

苏灿灿很高兴，位置换一换那又有什么关系？看看自己的成绩单，又着实脸红，心中想着，自己一定要努力了，得将成绩赶上去。于是拿着书装模作样复习起来。

李明岚看着女儿，笑咪咪的：“灿灿，咱们的心总算可以放下来了。今天晚上咱们得大吃一顿去去晦气，我与爸爸打扫打扫屋子，要么你去王滢家复习？”

苏灿灿撇嘴：“哪里有将女儿赶到人家家中复习的。”

李明岚含笑：“王滢家里父母都去外面吃饭了，家里就剩滢滢一个人。你去她家复习，正好。等晚饭的时候你将滢滢带回家来吃饭。”

苏灿灿哼着歌儿答应了，当下也懒得给王滢打电话，抱着书就去了。

才走下楼梯，又想起少拿了一份试卷。转身回去，正打算伸手敲门，手却突然停住。

因为苏灿灿听见门里面传来一声巨响。那是碗砸在地上的声音。接着听见李明岚压低了尖叫声：“你别以为你偷养了女人又偷养了儿子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！”

隔音效果极好的防盗门，依然挡不住那汹涌的愤怒与绝望。

那声音不是青龙刀，那声音也不是倚天剑。那声音是一架直升机，直接将苏灿灿扔到了南极的冰天雪地里，一瞬之间，苏灿灿的心被冻成冰块，所有的毛细血管都被冻硬了，冻裂了，冻碎了。

一瞬之间，一种僵硬的疼痛，使苏灿灿的心停止了跳动。

苏灿灿坐在门口的楼梯上，抱着书本。

里面的声音一句一句传出来。

里面的声音断断续续。

里面的声音完全消失。

苏灿灿坐在楼梯上，浑身在发抖。水泥地上的冷气，攫住了她的全身，她的嘴唇哆嗦，牙齿在咯咯打颤。

头脑之中，一片空白。苏灿灿一页一页地阅读着手中的复习资料，但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。

她这台电脑被“格式化”了。

对于苏灿灿而言，高三最后一个学期的生活就是一个巨大的沙坑。当她欢天喜地从沙坑里拔出一只脚的时候，发觉自己的另一只脚陷进更深的流沙里。

等了很久。里面再也没有声息。苏灿灿如更换了电脑桌面一般更换了表情，然后敲门。里面的妈妈依然在忙碌，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烟。一地都是碎碗片，在地上呈放射状分布。看见女儿，妈妈李明岚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，然后笑着解释：“你爸爸笨手笨脚，拿个碗居然给砸了。妈妈批评他，他居然还不承认错误。”

原来，不单单苏灿灿能迅捷地更换电脑桌面，李明岚也能。苏灿灿笑了笑，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临进房间的时候，苏灿灿看了茶几一眼。茶几上除了一堆烟头之外，还有一张照片。

照片上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，大约一两岁，看不清眉眼，不知与苏明德是否相似。

苏灿灿转身回了自己房间。

手机响了起来。接通了手机，梁超然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灿灿，父亲的事儿完结了？恭喜了。明天下午一起返校吗？”

梁超然的声音是温暖的，带着明朗的阳光。那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期盼。苏灿灿听出了那种期盼，她知道那种期盼勾起了自己心中深藏已久的欢喜。

可是之前那战争的声音，却是将那种深藏已久的欢喜都冰冻了，然后用大榔头砸碎了。

苏灿灿实在没有力气将那种欢喜拼凑出原貌来。

于是她张了张嘴，却是艰难地发不出声音来。

耳边传来了梁超然的声音：“灿灿？”

就在这时，苏灿灿听见了远处传来一个隐约的声音：“超然，超然！你还打什么电话！跟你说不要给苏家那个丫头打电话，她家都这个样子了，你居然还与她纠缠不清！”

正是梁妈妈的声音。声音不响，但是梁超然的手机质量太好，苏灿灿的耳朵又太敏锐。

梁妈妈曾经给了苏灿灿无数根鸡毛，挠得苏灿灿心痒痒的；今天却给了苏灿灿一根鞭子，抽打在苏灿灿的心上，那颗本来已经被冷冻碎裂的心脏顿时变成了渣子，每一块碎粒都带着尖锐的棱角，刺痛了整个胸腔，刺痛了每一块肌肉，刺伤了每一寸肌肤。

一瞬之间，遍体鳞伤。

苏灿灿的眼泪就无声无息地落下来。然后，她用带着笑意的声音答道：“不去了，我要悬梁刺股好好读书，你与别人去吧。”说着就将电话挂了。

强悍的苏灿灿，习惯于用笑容来掩盖自己的伤口。内心越是遍体鳞伤，面上越是花团锦簇。

苏灿灿披着衣服，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那满天空的繁星。

星星们如一群调皮的孩子，在城市的夜空里争相炫耀自己的美丽。只是没有一颗星星，属于今天的苏灿灿。

不知今天的梁超然，是否会注意到这满天的星星？如果看到了，他又会与谁一道看星星？

不知许多年前，自己的父亲母亲，现在相互之间视若寇仇的父亲母亲，当初是否一起看过星星？

苏灿灿这样想着，心中就涌起了许多类似于看破生死的沧桑。

苏灿灿很明确地知道，今年自己才19岁。

苏灿灿打开电脑，登录游戏，上去打怪。整整一个小时，一直到妈妈吩咐吃饭，也没有任何不长眼的人前来骚扰。只是苏灿灿心不在焉，死亡了很多次。

外面说话的声音，时断时续。

再也没有摔盆子，再也没有砸碗。李明岚与苏明德，已经相敬如宾。

第二天苏明德就去大青县赴任了。

李明岚给苏明德准备了一大堆行李。苏明德皱眉，很恼火地说道：“你们女人就是麻烦！哪要带这么多东西！这些东西留这里你们就不能用了？再说了，我一个大男人，用得着这么

多东西么，这什么玩意儿，我一个大男人，还用化妆品呢……”

李明岚微笑着，那笑容灿烂得就像是楼下那盛开的百合花：“不是这样的。大青县毕竟没有咱们花城好，说不定好多东西都不齐全，所以都给你备齐了。这也不是化妆品，就是一盒润肤露，你是干性皮肤，大青县算是内地，空气干一些，到时候你身上说不定会发痒。这个牌子是你前些年在北边的时候用惯了的，不用担心你的皮肤不习惯。”

苏明德笑了笑，当下也不纠缠，将东西都收进皮箱里。李明岚又说道：“还有这一箱子东西，就不用随身带着了，我等下叫物流公司过来，给你发过去。”

苏明德笑着点头。又对苏灿灿说道：“灿灿，你也看着妈妈一些。你妈妈的胃一直不大好，你得经常提醒妈妈别忘了去医院配药。还有，灿灿，你读书得抓紧，不能再落后了，这个学期不好好读，可是一辈子的事呢。”

苏明德的声音，明朗得像是春天的阳光。苏灿灿点头，只是那动作未免有些机械。

其乐融融，这是多么温馨多么和睦的一家子啊，苏灿灿想，这是最好的伦理道德标本呢，可以风干了，装在玻璃盒子里，送上拍卖台去拍卖，一定能卖出高价来。

苏灿灿转身，进了书房，打开电脑，上网。

看了三个论坛，又看了几页小说，苏灿灿终于再度打开了游戏。

游戏下面短信在闪动，苏灿灿顺手点开，见是一个ID叫“吃草的老羊”的人请求加自己为好友。顺路点了同意。

然后站内短信闪了起来：“纤雪女侠，我们成亲好不好？”

正是那只老羊。

苏灿灿只回复了一个字：不。然后去玩游戏。

虽然说谁也不会将游戏里的结婚离婚当真，但是那毕竟是成亲啊。苏灿灿没有与陌生人成亲的习惯。

只是没想到，短信又闪了：“纤雪女侠，你是冰属性的，我是火属性的，我们成亲了，那就叫作刚柔并济、阴阳调和，我们就可以去游戏地图里的冰火岛逛逛了。”

苏灿灿回复：“我很忙，你去找别人吧。”

“吃草的老羊”继续嘀咕：“反正你也在玩游戏啊，咱们成亲，阴阳共济事半功倍，升级也升得快。要不，我先与你组队试试看？”

接着就发回了一个组队邀请。

苏灿灿真的没心思理睬他。但是不知怎么着，一错手竟然点了“同意”。

既然同意了，24小时之内不能退出。只能与他合作打怪了。苏灿灿安慰自己说，与谁组队玩游戏不是玩游戏。

但是没有想到，这只老羊的确是一个很上道的角色，他经常将一只怪打得只剩下几点生命值之后让到一边，让苏灿灿去补最后一刀。

苏灿灿的经验值就噌噌噌往上涨。

李明岚进来的时候，苏灿灿正在对准一只怪物狂劈。根本没有回头。

李明岚伸手，直接关电脑的主机。电脑迅速黑屏，苏灿灿回头，看着母亲。

李明岚的声音微微发颤：“你高三了，你……就这样读书？”

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怒气，在胸肺之间辗转了一天，已经酝酿成了戾气。苏灿灿蓦然暴怒起来，叫道：“你不与他离婚吗？”她的牙齿咯吱咯吱作响，类似于半夜磨牙。

李明岚将手搭在女儿的肩膀上。好久她才沉沉地叹息：“你果然知道了。”

她的声音沉稳而痛楚：“已经是这样了。离婚有用吗？离了婚，便宜那个女人？”

李明岚声音很轻：“你父亲说了，他是爱着我们的。只是少了一个儿子，到底缺了点什么。

所以你父亲才有了这么荒唐的举动。你原谅你的父亲吧，毕竟他也受到教训了……”

苏灿灿笑了笑，声音就像是炒辣椒：“嗯，是，对极了。现在是 1000 年前，交通不便，相隔几百里路，分手的时候就要相思断肠。生离死别嘛，总是要多情一点的，所以我应该原谅他，绝对不与他斗气了，我还得好好读书，给他光宗耀祖！”她蓦然站起来，尖声叫道，“我那样才有病！”

李明岚一把抱住女儿，低低说道：“灿灿，声音轻一点，不要让人听见！”

苏灿灿冷笑说：“妈妈，你怕丢脸？这事儿啊，丢的不是你的脸，是他苏明德的脸！他苏明德这样对你，你居然还怕叫嚷，还怕人知道，吵架都还得关上房门，你不是我苏灿灿的妈！”

李明岚捂着脸哭起来。

呜呜咽咽的哭声，让苏灿灿突然之间非常疲惫。

大人之间的游戏，我掺和什么？随便他们折腾吧。

苏灿灿的声音轻飘飘的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们大人的事情，自己去闹腾吧，我不管。如果要离婚了，告诉我一声。好吧，我好好读书。”

苏灿灿砸掉鼠标，提起书包，转身，出门，关门，下楼，去学校。

合金铸的防盗门，在身后发出巨大的声响。

面前是一条小路。苏灿灿依稀看见有一对肩并着肩走向小区大门的男女。那男子的背影好生熟悉，修挺如竹；女子的背影也很熟悉，婉约如柳。

那是……梁超然与王滢？

王滢？我最好的朋友王滢？曾经鼓励我去追求超然的王滢？

不会的，王滢与我是什么关系，她和谁恋爱都可以，就是不会与超然……

苏灿灿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但是不由自主地，一种莫名的愤怒从胸腔里弥漫开来，就如烟雾一般；这些烟雾随即又凝实了，变成了一种酸楚的藤蔓，结结实实地将苏灿灿的心给缠绕住了。

酸楚的藤蔓不断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，苏灿灿的整颗心都被腐蚀了，一瞬之间不成模样。

苏灿灿是植物，她打算枯萎了，苏灿灿是铁器，她打算氧化了。

苏灿灿想要叫喊，可是偏生又发不出声音。无比彪悍的苏灿灿，在面对这等场景的时候，丢盔弃甲，溃不成军。

叫喊了又怎么样？责怪王滢背信弃义，还是勇敢地向梁超然宣告爱情？

苏灿灿没这个胆子。苏灿灿也没有这个力量。苏灿灿的脑子里还有父母事情的阴影。梁妈妈那根针还明晃晃地戳在苏灿灿的心脏上。

于是，苏灿灿倚靠着电线杆站着，软弱无力地看着那两个疑似情侣的背影，在自己面前消失。

幸运的是，苏灿灿很快就接到王滢的电话：“灿灿，我们在小区门口等你，咱们一块回学校。”

他们竟然没有忘记我！王滢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不会错的！

一瞬之间，苏灿灿的心又苏醒了，精神振作起来，于是用很彪悍的、带着笑意的声音说道：“好，我马上就到！”

一瞬之间，苏灿灿将父亲的面孔抛到九霄云外。

世界上最残酷的事物就是时间。

高考的日子，不紧不慢，如约来临。虽然苏灿灿没有再玩游戏，虽然苏灿灿也很努力，可是等到高考揭晓的日子，超负荷运转的系统还是崩溃了。

梁超然考了 660，王滢考了 630，苏灿灿考了 460。